

晏建怀·
一股清流

刘克胤

名家新作

致敬竹子

廖静仁

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。崎岖的山路,被冰雪严严实实地覆盖,每走一步,仿佛探险似的,稍有不慎,就会有着滑倒的危险。我们做的是包工活,需自己携带粮食及干菜。师傅是该享受一些特权的,挑担卖苦力的营生,自然非我这位小学徒莫属了。十多岁的我,与挑着的箩筐几乎一般高矮,一路走着,一路磕磕绊绊,有许多次,我都险些滑入谷底,毁了年幼的性命。

那个时候,我并不完全懂得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诗句有何深意,只是铭心刻骨地体会到,在冰天雪地的崎岖山路上挑着重担行走,那才是人世间最苦最累的事情。

幸亏遇上了那一片竹林。是竹子长了我的精神,坚定了我的意志,使我能够从那个遥远的日子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,走到了今日,而且还将走向更为遥远的明天。也许明天的路上会铺满鲜花,充满阳光,也许会布满泥泞,会更加坎坷,但那并不要紧,我既然是从覆盖着严严实实冰雪的崎岖山路上走过来的,就决不担心自己会被明日的阴霾或荆棘从栏倒。而这一份自信,又正是竹子所给予的。

那是怎样的一片竹林啊!在冰雪的重压下,竹林并没有沉默,一棵一棵的竹子,虽然暂时地弯曲着腰杆,但它的灵魂是倔强的,意志是坚韧的,性格是耿直的。我说过,竹子只是暂时地弯曲着腰杆。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样的场面:飞雪与寒风啸叫的竹林里,最初是一棵竹子“嘎嘎”一声弹了起来,甩掉了满身的冰凌,在飞雪与寒风的啸叫中,抖擞着一团翠绿,就如同抖擞着一团绿色的火焰,就如同飘扬着一面绿色的旗帜……紧接着,又是第二棵、第三棵……满山满岭的竹子啊,原来是潜伏在冰雪中的一支支强弓,只等待着一声号令,就会齐刷刷地射向这个被寒冷封锁着的冬日!

就在那片竹林中的一栋木屋里,我们住了下来。木屋的主人,是一位瘸了腿的老汉。

没过多久,我们所带的干菜全都吃完了,而住户老汉是一个单身人家,不可能有多余的菜拿出来为我们作补充,他只是提醒我们说:“后山的竹林子里,有的是好吃得很的鲜笋呢!”师傅就一拍膝盖“是啊,该有春笋挖了!”那个时候,冰雪已逐渐消融,春天已随着山坡上率先绽开的一朵两朵野花露出了笑意。

显然,我是着实感到惊异的,那一棵棵竹笋,居然顶破了一块块坚硬的青石,甩掉一片片包裹着自己的笋壳,潇洒而又风流地漾溢着满目翠绿,一代复一代繁衍至今,并且,还将潇洒而又风流地繁衍至遥远的未来!这就难怪了,古往今来,总会有那么多的名人骚客,不断地为竹子或吟诗作赋,或写照丹青,而且是名篇迭出,丰富着古老中国的文化宝库。

请不要以为我年少幼稚,不要讥笑我书生意气,那样的时候,面对着一棵棵节节向上的竹笋,我是整个身心都被震撼住了,完完全全地不忍心甚至不敢舞动手中的锄头,我宁愿遭受师傅的白眼,宁愿蘸盐水淘饭吃。我深切地感到,那一锄下去,毁掉的并不仅仅是一棵稚嫩的竹笋,而是一种蓬勃向上、敢于向冰雪严寒,向坚硬顽石拼命的无畏战士!

这一切使我久久地感动不已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萌发了一个念头:想为竹子写一篇文章。



晏建怀。

通讯员 摄

如此这般,意在藉以加深自己对文字的独特感受。

写完公文就能立马“换频道”写自己的文章,一般人做不到。建怀举重若轻,有若神助。建怀大学期间写现代诗,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过,但他没坚持。后写散文、小说、杂文,也未成气候。直至选择了历史随笔,才一发不可收拾。他的历史随笔上过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散文》等纸媒,还在外省报纸副刊开过专栏,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等多有转载。专著出版,都是出版社约稿,首印均在五千册以上。

在求知与创作这条路上,建怀近乎痴人,执拗得可爱。他引用一句话,一定要找到准确的出处,连字句、标点都要核对。他写历史随笔,视严谨为首要,不自欺,不欺人。

古人崇尚君子之交,今人也有好这一口的。我在株洲县八年多,工作甘苦忧乐之外,君子之交仅三五人,建怀自在其中。同为文学粉丝,我和他惺惺相惜,相互尊重,相互鼓励,既真实,又温暖。我回市里工作后,大家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少了些,但这不妨碍我常想起他,念到他。

(刘克胤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株洲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;晏建怀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株洲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)

作家写作家

暴雨和阳光在某处分出界线,高速公路前方的平地里,像陡然拉起一道雨帘,我们就这样毫无防备,一头扎进雨水和地气共谋后结成的混沌里。

抵达安龙时已是黄昏,小城里坡多,但并不陡。云团抖落一身晚霞,露出原本发乌的底色,像为助阵天神而起势,朝着我们直压下来。

进入贵州必做的一件事,便是嗦粉。

那晚,朋友领我们去吃羊肉粉,在地图上选定一家,然后一群人一路说笑着前去。到地方后,几人跟厨房里只露出半张脸的女人交代好浇头、辣度以及分量后,一两人跑出去买啤酒了,其余人等便在长桌边排开坐下,等那碗粉。

一只白底蓝花的海碗端上来时,羊肉切成薄片,铺满整个碗口,折耳根、胡辣椒粉、韭叶、翠绿的薄荷堆在一边,红白黄绿,煞是勾人口水。后来我问本地的朋友:“可有木姜子油?”在湖南,我们称木姜子为山胡椒,其实二者就是同一味作料。

可是朋友说,安龙人吃粉多不放木姜子油,因此这家粉馆里也没有配备这个。心中多少有些遗憾,但因为折耳根和薄荷叶的缘故,我依然吃得很满足。

到安龙,必去的地方是招堤。

招堤是与黄果树瀑布、赤水丹霞、荔波樟

秋到安龙

刘威

江、梵净山等多地齐名的胜处。在招堤的人口处泊好车,牌坊上一副楹联吸引了我——“我从日本归来漂大海渡长江经许多无边风月还是此间最佳,人到招堤揽胜怀公建亭阁真正是有爱河山于斯千古留名”,形义皆潇洒风流,落款民国初年贵州自治学社张鸿藻。方知招堤此处原为广阔水域、当地称作“陂塘海子”的地方,因为每年雨季水患祸害周边百姓,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,时任安龙镇游击(清绿营兵中的中下级武官)的招国遴捐出俸银,带人修筑起一道长三百余米,高宽各四米的长堤,因此被后世唤作“招堤”。

百余年后,府治安龙的兴义府知府张瑛命人将招堤又加高一米多,在堤侧辟出池塘,栽种荷花,在堤上则培植柳树,形成如今十里荷塘、万绿垂绦的盛景。此时正值张瑛到任安龙七年,又是植荷的七年后,他方才离开安龙。从招堤往西北方向绕去,有一座小小山头叫作金星山,安龙半山亭就在金星山上。从金星山山门进入,经过一座小石舫。“髯苏欲乞鉴

湖以老,醉翁始饮滁水而甘。”这是石舫的后联。苏东坡“镜湖席卷八千里”,欧阳修“仰而望山,俯而听泉”,起联人只字不提招堤,却用最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对招堤的爱慕。半山亭修建于招堤修缮之时,张瑛自捐俸银,又向社会人士募集银钱,希望建成后的半山亭可成为当地文人学子的交流场所。道光二十八年七月,半山亭落成之时,张瑛依例举行了宴请仪式,那时,他年满十一岁的儿子张之洞也跟随着来到半山亭,并于席间作一文曰《半山亭记》,这亭记就被刻在半山亭畔的一块石碑上。这篇近八百字的《半山亭记》,字里行间还可感其文风、心理的稚嫩,但行文倜傥周顺,口吻阔达、胸怀宽广,已有眼观天下的格局,文采早就远超同龄人甚至已在成年人之上。尤其一句“夫其德则及信孚,信孚则人和,人和则政多暇”更是将“德”及“信孚”“信孚”致“人和”,从而达到政务从容高效的德善之治的政治智慧一语道出。

一路过去,还有他的《吊十八先生文》《韩蕲王湖上骑驴赋》《鸡枞菌赋》等,皆是好文章,都值得细读和深究。

安龙小城偏安一隅,太低调,太谦虚,怀才不露,却敏感早慧。你看,我离开安龙时,安龙的街巷,四下里已处处桂花浓荫,足足抢先了长沙半季。

且看黄花晚节香

郭光文

香枝上老,不随黄叶舞秋风”等;有的在嗅觉感官上倾情,写出了菊花的香味美,比如“浅红淡白间深黄,簇簇新妆阵阵香”等。这些名人先哲的经典佳句,既是对老年一代崇高操守的热情讴歌,更是对老年一代保持晚节的殷切期盼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老人,贡献银发力量,谱其师陈廷敬,表达自己对老年人的敬重。

千百年来,文人墨客乃至国家政要,经常借菊抒怀,用以劝勉世人,珍惜人生晚节,保持高洁情操。明代朱元璋曾以“百花发时不我不,我若发时都吓杀”的豪言,歌颂菊花卓尔不群,展现自己志在天下的抱负;清代康熙皇帝曾以“春归乔木浓荫茂,秋到黄花晚节香”的对联,赞其师陈廷敬,表达自己对老年人的敬重。毛主席曾以“人生易老天难老……战地黄花分外香”的诗句,褒扬农民革命战争,抒发自己豪迈旷放的情怀。巧用菊花名义,赞美老年人晚年晚节的古代诗词更是俯拾皆是,有的在老而弥坚上挥毫,写出了菊花的心灵美,比如“已看铁骨经霜老,莫遣金心带雨斜”;有的在花卉对比上泼墨,写出了菊花的气节美,比如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”;有的在时令季节上着笔,写出了菊花的顽强美,比如“宁可抱

现在,老年人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各行各业,有的在教书育人的三尺讲坛,为培养祖国的未来尽力;有的在救死扶伤的无影灯下,为人民群众健康废寝忘食;有的在攻坚克难的科研院所,为攀登科学高峰呕心沥血……在他们身上展示的是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博大胸怀,闪烁的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耀眼光芒。

“黄花晚节犹堪惜,青眼故人殊未来。”我们生逢盛世的老年人,要赓续中华民族“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的赤子血脉,彰显炎黄子孙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的无我胸襟,就要有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使命担当;就要有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的雄心壮志;就要有“东隅已逝,桑榆未晚”的进取精神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老,既不是无所作为的免战牌,又不是百无聊赖的同义语,更不是日薄西山的终结点,而是经历丰富的特有名词,是再创佳绩的人生又一起点。如果我们老年人有了这样的思想认知,那么就一定能够在晚年写下人生难得的灿烂辉煌,从而使自己的晚节芳香四溢和沁人心脾!



雨中的洋湖凼

屈芳芳

深秋的洋湖凼开始沉静下来,连河水都变得那么清澈、碧绿。倘若来一阵轻轻薄薄的秋雨,就显得愈发神秘了。

这个时候,水鸟也愿意光顾这里。比如,白鹭、斑鱼狗、黑水鸡、小鹏鹉。水中的小鹏鹉,带着它的影子,在雨中游呀游,有了影子的陪伴,小家伙不再孤单。白鹭们,正在对岸的河滩觅食。那优美的曲线,在薄薄的秋雨中,缓缓移动,宛若天上的仙子贪念这凡间,听着这曼妙的歌声,忍不住翩翩起舞。

“唧唧——唧唧——”,一对斑鱼狗夫妻出现在视野里。它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,就像快活的小斑马,生长出了两对翅膀,从此岸,飞到彼岸;又从彼岸,飞到此岸。

这么一对欢快的小鸟,捉鱼的动作却有些莽撞,看到猎物了,会像石头一样,扎进水里。“扑通”,砸出一大片水花!河里的鱼,也不是等闲之辈,会跟它们玩捉迷藏。一会儿东,一会儿西;一会儿左,一会儿右。害得斑鱼狗左冲右撞,累得满天大汗,却毫无所获。只好停下来,双双飞到岸边的枯树枝上,停下来,喘口气。

雨下大了,雨点密了。雨滴,清脆脆,落在河面上,一圈一圈晕开。雨滴,也打在斑鱼狗的身上,把斑鱼狗的小身板打湿了。空瘪着肚皮、又浑身湿透的斑鱼狗,站在枯树枝上,又开始忙碌起来:时而用尖长的嘴啄胸脯;时而转过头,啄后背;时而抖擞几下尾羽。

站在树下看它们表演的我,只想等雨停。我也被打湿了呀。眼见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我只好爬上河堤。正转身,又听见“嘎——”的一声,像马的嘶鸣。哦,一只黑水鸡游出来了。接着,一只小鹏鹉也游出来了。凡是村子里会扎猛子、会游会飞的鸟,全出来了。它们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,出现在寂寂的河面上。

河水碧绿,河面宽阔。其实得知这些鸟在河里活动的消息,全靠听。在河边待久了,自然知道什么鸟在叫。一听到叫声,就举起望远镜,循声望去,呀,真是它!

正在树下观鸟,一只蓝色的小筏子,也游出来了。从河中小沙洲的背后,慢慢悠悠地游出来。“哗——哗——”,竹篙打在水面上。热闹而又宁静的河面,又多出了一种声音。

其实,这条河,原先并不宽阔。孩童时,我们常常挽起裤腿,从这边河,蹚水走到那边河。后来,有人来河边挖沙子,挖了好多年,河床就越来越宽了。河中还夹着小沙洲,有些村民会划着小筏子到小沙洲去,种白萝卜、胡萝卜,春天就种花生。小沙洲,土质疏松,适合种植这些蔬菜和农作物。现在,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,不允许挖沙子。

河岸边,层层叠叠的绿色中,已经跳动着星星点点的秋黄。高大的乌桕树上,爆出了小白果,密密匝匝的一层,像是树上挂满了白珍珠。乌桕树叶也开始变色了,一场浩大的盛宴,将在一棵树上,不动声色地铺开。

村民们,还要在河洲上忙一阵子:忙着收晚稻,忙着挖红薯,忙着割黄豆,忙着种油菜。而我拿着望远镜在河洲上闲逛,怪不好意思的。可是,我只要往这河边一站,心就安静下来了。就像那些在河边钓鱼的人,只要往河边一坐,钓竿一抛,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

雨,还在下。要下,就让它下吧!